

玖月晞——著

如果你喜歡一個男人，  
他孤獨的世界裡只有妳。  
只看得到妳，只聽得到妳，  
只感覺得到妳……

DEAR DR. FREUD

# 親愛的



# 佛洛伊德

上

玖月晞——著

# 親愛的

# 佛洛伊德

上





003

## 親愛的佛洛伊德(上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親愛的佛洛伊德. 上 / 玖月晞著. -- 初版. --

台北市 : 聯合文學, 2015.03

416 面 ; 14.8X21 公分. -- (N ; 3)

ISBN 978-986-323-103-5 (平裝)

857.7

104002693

版權所有，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 / 2015 年 3 月初版

2015 年 3 月 13 日初版二刷

定價 / 250 元

copyright © 2015 by Zhou-Yuan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原著書名：《親愛的佛洛伊德》，由北京晉江原創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授權出版。

ISBN 978-986-323-103-5 (平裝)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，請寄回調換

作 者 / 玖月晞  
發 行 人 / 張寶琴

總 編 輯 / 李進文  
副 主 編 / 陳惠珍  
責 任 編 輯 / 任 容  
封 面 設 計 / Bear  
資 深 美 編 / 戴榮芝  
業 務 部 總 經 理 / 李文吉  
行 銷 企 劃 / 李嘉嘉  
財 務 部 / 趙玉璧 韋秀英  
人 事 行 政 組 / 李懷璧  
版 權 管 理 / 陳惠珍

法 律 顧 問 /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  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
地 址 / 110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178 號 10 樓  
電 話 / (02) 2766-6759 轉 5107  
傳 真 / (02) 2756-7914  
郵 撥 帳 號 /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6109 號  
網 址 / 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  
E - m a i l : [unitas@udngroup.com.tw](mailto:unitas@udngroup.com.tw)  
印 刷 廠 /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總 經 銷 /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
地 址 / 234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  
電 話 / (02) 2917-8022

# 目次

第一卷 傷無所依

004

第二卷 愛非其道

161

# 親愛的

玖月晞——著

# 佛洛伊德

上





# 目次

第一卷 傷無所依

004

第二卷 愛非其道

161

## 第一卷 傷無所依

### 1

HK城的四月天，淅淅瀝瀝下起了雨。正值下午，學生們舉著課本書包在校園裡飛竄。

甄意踏著水窪快步跑到巷口的大樹下，抬頭望見嫩綠的樹芽和北方高高的天空。

巷子盡頭是一幢晚清民國的小樓，院子裡白櫻盛開，落英繽紛，靜謐典雅如桃花源，與周遭的教學樓相映成趣。

春風拂過樹梢，樹葉間的雨珠簌簌落下，冰冰涼涼到脖子裡，甄意一個激靈，竄進雨幕，一鼓作氣跑進巷尾的小樓。

木門吱呀，室內多是老木傢俱，溫馨而愜意。

老式收音機裡，播報員念著新聞：「林子翼強姦案受害人唐裳自殺後一星期，蘭亭區人民法院認定證據不足，駁回對林子翼等四人的強姦訴訟。昨天，受害人方表示服從判決。這場耗時三月的……」

甄意脫下外套，抖了抖衣服上的花瓣和雨滴，見窗戶沒關，雨水全打進來，趕緊拿掛鈎勾上木窗，鎖了插銷。



房子只有爺爺一個人住，他是 HK 大學哲學系的老教授，一生醉心研究，從來不修邊幅。別說關窗這種小事，連一日三餐都要提醒。拿現在的話講，是高智低能的老孩子。

甄意這四個月忙得腳不沾地，沒時間來看爺爺。早年嫁入豪門的表姐請了保姆張嫂照顧爺爺。今天張嫂請假，甄意便過來幫忙。

落地鐘指向兩點半，爺爺午睡該起了。甄意準備上樓，見紅木椅子上放著一個精緻的紙盒，美國寄來的。她才想起遠在華爾街的姐姐寄了禮物，祝賀她人生第一個大案子宣告結束。的確是大案子，多少同行的律師一輩子也遇不到。

甄意拆開紙盒，鑲鑽露背短裙，蓬蓬白紗，外罩窗花裁剪設計，相當驚豔。細心的姐姐還替她搭配了手拿包和高跟鞋。

客廳電話響起，她接起來，歪頭夾在耳邊：「你好？」

那邊似乎略感意外，頓了一下，低緩道：「甄府？」

男人的嗓音低沉溫潤，甄意直覺心中有根弦被這聲音悄然撥動。甄府？這稱呼太尊雅古意。轉念想，爺爺書香門第，桃李滿天下，稱「甄府」算不得迂腐矯情。

她納悶的片刻，那邊並不著急，不浮不躁地安靜等待。

靜謐中，只聽木窗外，雨打芭蕉。

甄意回神，趕緊放下衣服，握好電話：「是甄家，找哪位？」

「我與甄教授約好三點拜訪，不知教授是否在家？」

「在的。」

「謝謝。」他淡雅致意，掛了電話。

爺爺下樓，穿著皺皺的棉布長衫，白髮糟糟，像晚清的邈邈秀才。

甄意說有人要拜訪，給爺爺梳了頭，苦口婆心半天，勸不了他換衣裳，無奈把長衫熨一遍了事。屋外雨水淅淅，收音機低低播報：「……庭審現場，檢察官尹鐸與受害人律師甄意利用出其不意的法庭盤問，將幾位被告的辯解駁斥得體無完膚，法律專家分析認為林子翼等四人將被判最低十年有期徒刑。可第二次庭審，辯護人提出有力證據表明受害人唐裳本身為性工作者，隨後唐裳不堪重壓跳樓自殺身……」

「啪！」甄意面無表情，關掉收音機。

雨停了，她重新打開木窗，一扇扇拿木棧支好。打掃完屋子，窗明几淨，又給書房裡煮好待客的茶，這才抱著衣服上樓。

衣服量身訂做，穿上飄逸出塵，甄意心情不錯，脫下短裙，忽聽爺爺驚嘆：「發大水啦！」甄意抓了件襯衣撲下樓，就見爺爺在倒開水，潑了一桌。

桌子上熱氣繚繞。她立即近取下衣帽鉤上的大衣攔住水勢，不讓開水流到爺爺腳上。

「老頭子別怕，沒事了！」她俏皮地安慰爺爺，卻聽身後有人關門，很輕很緩，似乎不想引人注意，但木門古舊，難免出聲。

從樓上跑來，她雖然衣衫混亂，但也沒到「非禮勿視」的地步。

這門關的真讓人尷尬。她痛快地地上樓，沒多久，爺爺在樓下喊：「意見，客人要走了。」甄意偏不去送，扁著嘴，不情不願地揚聲：「再見！」對方沒答。

人走了，她才出來，地板的水漬已清理乾淨。她心中訝異，爺爺連拖把在哪都不知道，看來是客人擔心老人不小心踩上去摔倒，幫著拖乾的。桌上也擦乾淨了，垃圾桶裡一件大衣。

甄意腦中電光火石飛轉，她拿客人的風衣擦水？她居然拿 Ermenegildo Zegna 當抹布。

甄意哀嚎，抱著風衣飛也似的衝出門。

巷子口停著輛黑色保時捷，有人恭敬地為來人撐著黑傘，他西裝筆挺，彎身要上車。

「請等一下！」她飛快跑，在水窪裡踢踢踏踏，泥水四濺。

他直起身，微微側頭，卻沒回身。不知是因為車，還是因為人，路過的學生紛紛側目。

她跑到他身旁，發覺他個子很高，背著身，剪裁得體的西裝上沒有一絲皺褶。身旁的撐傘人看甄意一眼，目光涼淡。

春風一吹，樹葉上雨珠墜落，砸在傘面劈里啪啦地響。甄意立在傘外，猛地縮脖子，聲音不卑不亢：「剛才不小心拿你的風衣擦水，我洗乾淨了還你？」

「不用了。」他淡淡道，躬身要上車，卻稍稍一頓，「甄教授的指點遠比一件衣服珍貴。」  
爺爺現在的精神狀況還能搞研究？

甄意納悶，但她向來隨性，既然他說不值一提，她也不糾結，轉身要走，卻瞥見他俊逸秀美的側臉。好似不遠處落櫻花瓣隨風飛來，她有些怔愣。

「言格？」她微微不確定，抱著他的長衣上前一步：看清楚後，大方笑道，「好久不見。」

「抱歉，我不記得妳。」他說罷，折身上了車。

她知道他對人忘得快，毫不介意，還很高興在他鄉見到他：「你忘啦，我是甄……」  
話沒說完，撐傘人關上車門，甄意只瞥見他線條俐落的下巴，非常白皙。

甄意望著車離去，不介意地聳肩。分離已有八年之久，以他寡淡的性格，早該把她忘乾淨了。如果她還像中學時那麼不知羞，定會故作嘴快，笑嘻嘻說：「學長，我是和你早戀的女孩。」

看臉皮薄的他羞得耳朵紅。但她不似以前那麼瘋癲，他還是以前那麼對她漠不掛心，打招呼都沒必要。

回屋，爺爺坐在餐桌前吃核桃布朗尼。

甄意奪過餐盤，故作瞠目：「你這老頭子又不聽話，這把年紀能吃甜食？」

爺爺抓著叉子，十分委屈：「是木糖醇的。」

「噢？」果然木糖醇特製，誰這麼有心？桌上還擺著幾罐堅果：核桃，腰果，榛子，夏威夷……玻璃罐上貼了張便籤，字跡清俊，寫著「每日三顆」。

甄意把盤子還給爺爺，問：「剛才那人是誰？」爺爺退休得早，不可能是他的老師，而且那人早年就出國了。

爺爺抓抓頭：「蘇老師推薦的。」

蘇教授和爺爺是同事，搞醫學的。爺爺搞哲學，在圈子裡久負盛名，即便退休，也常有小輩叨擾請教。

記得那年在綠樹成蔭的深城，他說要出國學醫。現在看，他搞哲學去了？這麼一想，和他那，淡、很淡、非常淡的性格真是奇搭。初見，十二年；分別，八年；時光飛逝啊。

甄意拿湯匙挖起一小塊布朗尼，木糖醇口味，虧他想得出來。

她截著黑乎乎的蛋糕，忽然想起追他的那些年，看《咆嘯山莊》，二十年，凱薩琳變了鬼，也要在風雨交加的夜晚回到希斯克里夫身邊。那時她以為她有凱薩琳的深情，但漸漸她意識到，有幾個男人能像希斯克里夫那樣愛到癡狂？

女孩長大了，知道什麼叫現實，什麼叫青春得意須盡歡，尤其是年輕女子的青春。

舊日時光一閃而過，甄意挑了挑眉，唯一遺憾的是：那麼漂亮的臉蛋不能為己所用。作為外貌協會會長，她痛心疾首。

她笑自己的不正經，樂了，杵杵爺爺的手臂：「老頭子，哪天看到帥到掉渣的後生小輩，介紹一個給你孫女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！」

爺爺不理，乖乖吃蛋糕。甄意扁嘴瞪他。

這些年，她再也沒有像那樣追一個男生了。

還記得，她背著手跟在他身旁，認真地說：「言格，借我一樣東西吧。」

他淡淡看她，眼神在問：什麼？

「Kiss！」她咧嘴笑。

「……」

「別走……你放心，我會還你的。……哎，你別跑啊！……你以為你跑得掉嗎？」

甄意約了大學同學司瑰吃甜品。畢業那年，兩人一同進警署，甄意工作幾個月後辭職重新讀研究所。幾年過去，司瑰已實現她從小到大的理想：刑警。

司瑰在西北長大，特有北方的爽朗豪情，連自詡總攻的甄意偶爾也嬌滴滴地喚她死鬼。

對「死鬼」這個大家都會叫的綽號，司瑰深知無力回天，可今天她想抗爭：「甄，我要改名。」  
「名字和夢一樣是反的，妳安全活了二十四年。」甄意安慰得敷衍，點了楊枝甘露和芒果西米露，扭頭見司瑰不滿地眯眼，她立刻做出推心置腹樣，「反的，妳看我叫甄意，其實我很假。」  
司瑰嘴角抽搐：「這倒是。」

甄意搶先付了錢。司瑰仍深陷名字漩渦：「我要改名。在警署成天被一幫爺們叫小廝（司），我本該是警署一枝花。」

「要他們別叫姓，叫名。」

她黑臉：「妳讓男人們曖昧地叫我小鬼（瑰）？」

「取英文名吧，Rose。」

「肉絲。」

甄意哈哈大笑，司瑰知道被耍，從桌底下狠踢她一腳。

「媽媽喜歡玫瑰，就叫我司瑰，她完全可以叫我司玫。」司瑰拒腕。

「妳希望剛進警署的毛頭小子叫妳師（司）妹？」

司瑰表情有如灰飛煙滅，額頭栽到桌上：「我這麼倒楣？怎麼叫都不對！我就是為論文《論名字的重要性》而生。」

甄意笑個不停。

見她這樣，司瑰才默默舒了一口氣。唐裳和林子翼的案子牽絆甄意太久，唐裳跳樓後，司瑰怕她情緒有差，今天試探一番，才挑明：「最近情緒還好吧？」

甄意自然明白：「嗯，依舊淡定。」

司瑰鼓勵：「妳在庭上表現驚豔，這場官司讓妳一戰成名。要不是唐裳自殺，或許是另一種結果。」

「你們結的案，她真的是自殺？」

「妳懷疑什麼？」

「沒，隨便一問。」甄意認為唐裳不至於尋短見，可她也不能挽回什麼。

司瑰：「坊間傳言，妳賣了證據為宋家爭取到三百萬的和解費？」

甄意挑眉：「員警小姐，妳要審問我？」

司瑰不追問了，她沒站在甄意的位置，無法評論她的選擇。那段時間，甄意作為唐裳的私人律師，協助檢方打官司，比他們還拚命。她大概猜得到甄意做了什麼交換，這或許是體制內有些人希望的。她並不認同，她認為懲惡是社會的必須。

但她也知道這個案子因為四個被告的強大背景，進行得多麼艱難。檢方舉證不力，壓力反而落在私人律師身上，她知道甄意這幾個月是怎麼熬過來的，每天只睡兩個小時，到處搜集證據尋找證人，天天遭受威脅，撐著自己、撐著風口浪尖上情緒不穩的唐裳。她比所有人更想把

那四人送進監獄，但最終……

甄意低下眼眸，想起唐裳妹妹唐羽的話：「坐牢有什麼用？甄律師，能判死刑嗎，能讓他們死嗎？不能吧，十年？以他們的背景，關三年我都懷疑。到時再讓媒體渲染我們的悲劇？那我們家的痛苦算什麼，我姐的死算什麼？笑話還是鬧劇？如果是這樣，就當我姐是炒作，網友不都這麼說嗎。我寧願拿三百萬彌補給爸爸媽媽。人都死了，要狗屁的正義有什麼用？不要跟我說把他們繩之以法，讓其他人免遭傷害，我沒那麼高尚。說實話，我真希望他們把HK城的女人都輪姦了。」

不經意間，甄意笑得寂寞。

司瑰見了，暗怪自己多嘴，岔開話題：「楊姿怎麼沒來？」

「補眠。」楊姿是甄意在深城的高中同學，一起考來HK城，如今在同一個事務所工作。

甄意含著芒果，幾句話概括一段恩怨情仇，「楊姿跟了個離婚案，男的找小三，轉移財產，說女的吃他住他用他的，沒資格要錢，給她幾萬分手費不錯了。他們有個兒子，男的不放，說女方沒本事撫養。女方不肯離，天天哭訴當年如何恩愛。聽說吵得昏天暗地，楊姿累得胸都瘦了。」

司瑰嘆喟一聲，同情地點頭：「我見過這種時候的女人，一肚子可憐苦水。哎，全往楊姿身上倒，估計她聽多了對人生要失去希望。」

甄意瞪她：「楊姿是男方的代理律師。」

「……」司瑰翻白眼。

「所以說女人不自立自強，變成男人的依附，沒有主動權，就註定毀滅。妳看，打個官司連好律師都請不起。」甄意幾分鐘搞定楊枝甘露，轉戰西米露，又咕囔道，「女人啊，過去的事有



什麼好講的，再痛苦，聽的人也不會感同身受，說了別人只當一齣戲。有個詞叫時過境遷，專為男人量身訂做。」

司瑰敏銳地問：「喲，美人，哪位公子傷過妳的心？」

甄意吡她：「一直傷人心，從未被傷過。」

司瑰咯咯笑。

「甄律師？」身後有人叫她。是個高高瘦瘦的美女，戴著墨鏡，很有氣質。

「宋依？」

司瑰抬頭，演員宋依？宋依和唐裳一樣是模特出身。唐裳沒名氣，宋依卻發展得好，因為演技精湛，已躋身為螢幕小花旦。要不是這個商場太高端沒人來，早被圍堵了。

她和唐裳不和，但這次唐裳案，她做了唐裳的證人，結果被斥為炒作。

名演員宋依笑得很美，打開手提包：「甄律師，我來買單吧。」

「付過了。」

「那下次。」宋依說，「甄律師，我把妳推薦給很多朋友，他們以後遇到麻煩，第一個就會想到請妳。」

甄意不領情：「我不做民商，專攻人身傷害方向的刑事案，如果你們攤上殺人、暴力、強姦之類的事，記得找我。」

宋依：「……」

司瑰別過頭去，笑得肩膀直抖。

「……會的，下次見。」